

散文

原载《文艺窗》

山精

王亚

山精必非《山海经》《淮南子》里写的那般丑模样。我坚持这么认为。

古人生造出许多精怪,山中有泉阳,水里生罔象,木精为毕方,并底尚有罔羊。据说,泉阳就是山精,这是《淮南子》里一个叫高诱的汉朝人批注中说的。

山精或泉阳长什么样子呢?《山海经》说,北国国的西面有一个泉阳国,国人都长一副人的面孔,嘴唇长,长一身黑不溜秋长毛,“反踵,见人笑亦笑”。看来这泉阳跟大猩猩差不多啊!只黑且长毛就罢了,还“反踵”“见人笑亦笑”,“反踵”是脚朝后长了,那笑则更可怕,直叫人寒毛也立起来了。到了《抱朴子》里山精的样子好看了一些了,像小孩儿而独足,大约还反踵,所以走路朝后。山精还有各种名字,你若唤得出来,它就不敢害你了。抱朴子还予你“老君入山符”数张,进山住时,屋里梁柱上贴了,山精便不来了。

我总觉得书里的山精有些不可靠,你想啊,所谓“精”,当以气聚。天有精,地有形,精气在山林间逡巡游荡数百年渐渐聚为形,才有了山精。如此天地间的灵物,如何会生得那样丑?山精须得如屈原的山鬼一般,是身披薜荔,腰束女萝的女郎,或者是灵芝、人参一般的仙草,再不济也得是山间湿气氤氲而生的各种野生菌。

山精非人灵,非鬼魂,非邪神,而菌类亦非草木,非昆虫,无花无叶,一场雨后便由一缕生魂幻作各式形状。它们的鲜味又是一层精气,天地精华氤氲积聚而为,可吃出清风朝露花气草芬诸多滋味。古人也认为野生菌无根无蒂,是聚山川草木之气而生,称之为“蕈”。因之,野生菌类自然算得山精。

吃各种野生菌得往云南,7、8月雨季时,任哪一家饭店里都能捧出一锅野菌鸡汤,空气里都能溢出鲜来。若去菜市场逛一圈,地上的野菌铺开排一排,鸡枞、鸡油菌、牛肝菌、干巴菌、刷把菌……各种叫得上名不叫上名的都聚在一起“集会”。昆明的菜市场里野生菌多是由各地搜罗来的,品种虽全却贵,不如丽江忠义市场。忠义市场里野生菌、芋花、新鲜花椒,名唤“水性杨花”的水生植物,以及不记得名字的植物根茎,乃至各种鲜花,都和菜摆在一起卖,又样样都好看得紧,简直想一并全都捞走。

便边走边吃。昆明的野菌鸡汤也不如丽江、大理,剑川的沙溪古镇更好。沙溪的鸡汤好皆缘于野生菌的新鲜程度,大约也为着沙溪那样清静又温情的“模样”。

小镇极安静,连阳光都与云南其他地方的阳光不一样,不凉不灼。古寺庙,古戏台,古商铺,马店,古老的红砂石板街道,百年古树、古巷道、古寨门,红砂石板路上的笃的笃走着马帮,路边两道溪流就着的笃声不歇地哼唱老歌谣。

早上可去赶集,东寨门有骡马大集,牛马们算主角,门口的区域交易小猪仔,一角的羊市略显冷清,一坪的人畜兴旺。镇头的集市售卖各种农产品,也卖菜。着蓝粗布衫的老太太和各样大色块相间嬉笑的年轻妇人放下背篓,在路边铺开一条毡子或塑料薄膜,将清早上山采的松茸鸡枞牛肝菌奶浆菌们分类堆着,每斤卖两三元到七八元不等。

就各种都买一些,杂菌炒来吃,松茸熬鸡汤。拣个小店,给点加工费,在路边坐着等吃便好。杂菌各有各的味道,鸡枞细滑,牛肝菌肥软,奶浆菌鲜甜……新鲜煎熟的松茸鸡汤则可算得仙家至味,光闻一鼻子汤钵里腾出来的鲜香就已经飘飘欲仙了。松茸的鲜有别于其他湖海山鲜。虽与旁的野菌蘑菇一样都由土里跃出来,而了无泥腥气,鲜香气也别有韵味,是山间雨后的清风里混着的草木香和花香。这鲜香气与鲜甜味裹牢在一起,才令喝的人得了福气。松茸鸡汤入口后的鲜味,几乎无可描摹。它与高汤不同,由几只鸡成夜熬出的高汤味浓且浓了,却仅剩了浓稠味道,浑如美丽女子施浓妆,久看便腻味了。松茸鸡汤与别的野生菌汤亦相异,其他菌菇汤鲜则鲜矣,总少了些馥郁,又少了许多清甜。我仍旧说不出松茸鸡汤的本味来,只爱熬了这味。

返回前,清早我又特往市场买了松茸。回家便开火做饭,拣出上好的松茸洗净切片做刺身,次些的炖鸡汤,偶有个别有虫眼的便挑出虫眼,洗净切片置冰箱冷冻待下回熬鸡汤或焖松茸饭。松茸鸡汤别无他法,食材也仅止老母鸡、松茸、姜片而已。老母鸡斩成块,与姜片一同在沸水里焯过捞出,再另起一锅,将松茸一并置入,文火熬两个小时,略撒些盐花就得了。刺身更简单,配以芥末和薄盐生抽即可。松茸生吃味甘且脆嫩,能吃出一嘴清风来。这风亦为山间精气所聚,便自喉舌徐徐贯入,可通灵窍。

可惜冰箱存货也不得长吃,只多了念想。一位在丽江做摄影师的姑娘知我好这一口,日前寄来几斤松茸,为着这么好物,我隔夜斩了半只鸡炖上,这会儿熬熟了。姑娘素未谋面,而喜欢我的书,就写篇《山精》偿她。



回忆录

原载《今日云龙》

午餐变迁史

倪锐

八十年代,我去学校读书,午餐吃带饭,一个饭盒,铝的,底下盛饭,面上盖菜。菜永远只有一个,干菜,不炒肉的,萝卜皮,也是不炒肉的,黄豆,更是不炒肉的。那时,最幸福的午餐就是妈妈偶尔从鸡屁股里省出来的一次韭菜煎蛋,那色、那香、那味,胜却人间无数。还有偶尔的一餐油渣带饭,也是吃得津津有味。下第一节课,同学们的饭盒会统一用一个箩筐送往食堂蒸熟,记得好像是交五毛的蒸饭费。上午第四节课后,值日生就会将饭抬进教室,大家各领饭盒,三五成群,或坐或站,在教室、走廊、操场还有学校的后山,一包榨菜,一个咸鸭蛋亦是两片霉豆腐,就可将满饭盒的白米饭消灭精光。

后来,饭盒改成了保温桶,里面的内容也有所改变。保温桶有两层,一层饭,一层菜,放菜的又分两格,一格菜一格汤,这样,不仅可以吃到热饭热菜,还可以喝到热汤,解决了急急忙忙吃饭,不顾着脸就跑去疯玩的危险。

儿子上学,是在学校寄宿的,伙食费7元一餐,学校随家长自愿。听儿子说,每天中午有两菜一汤,总结了一下汤,几乎一年四季都离不开“东南海”。菜还可以,偶尔会回来告诉我今天中午吃鸡腿了,并顺便说,领导来学校检查,老师表扬他们了。

姐姐的二宝上学了,第一天送去学校就被告知,不仅不要交一分钱学费,连保险费、课本费、校服费都全免了,更令人惊喜的是,学校居然提供免费的午餐!

“以前,二宝吃饭挑肥拣瘦,一餐饭要喂好久,从幼儿园一回家就喊饿。上学前老担心他在学校吃不饱,影响身高。这

不要钱的午餐,能让人放心吗?去了几次学校,心放下来了,学校推行营养午餐,经常调整食谱,科学搭配,有荤有素,还有鸡蛋和新鲜水果,比家里还吃的好呢!再说他们食堂里面干净整洁,卫生消毒工作也做得好。”姐姐像在作报告。

“他们的午餐采用定点配送,每天三菜一汤,二宝最喜欢鲫鱼排骨汤了。原来在校吃饭的不多,现在几乎所有的孩子都在学校吃午餐,学校还有专门的营养师每天变着花样地给孩子们制定食谱。二宝一学期就长了六斤,现在政策好,生二胎上学吃饭都政府买单了,你赶快加油生二胎吧!”姐姐还沉浸在她的滔滔不绝中。

云龙示范区义务教育阶段的中小学生学习午餐变迁史,用宋祖英的一首歌名就可以诠释:越来越好!

影评

原载湖南工大中文系系刊《鹿鸣》

《地久天长》:王小帅留给现实的一点祝福

欧阳沐娟

开的两个过道里不同的场景:一侧是满头大汗的父母,一侧是准备手术用具的护士慢悠悠从走廊深处走来,身后墙壁上有着一个硕大的“静”字。仿佛处于两个世界,可明明在同一时刻。

另一个是电影中多次出现的地下通道,幽长的,没有光亮的,唯一的光便是尽头。刘耀军走过两次这样的地下通道,第一次是一大群人跟着抱着溺水的刘星的他,“呼哧呼哧”的喘气声成为了仅有的背景音;第二次是刘耀军独自抱着服药自杀的丽云,他拼命地跑着。任何台词都不需要讲,一个时代的艰难、灰暗、可怜,通过这地下通道,表现得胜过千言万语。

耀军和丽云是这时代缩影中中国隐忍夫妇的典型刻画。丽云在单位下岗时的无可奈何,失去独苗儿子时的无能为力,两人背井离乡南下的苦涩,面对养子的愤恨与离家出走,两人只得将痛苦埋藏在心底……他们在南方海边生活了几十年,慢慢消磨时间,如丽云所说,“时间已经停止了,就等着慢慢变老”。

影片充满了无力感,无法说清楚什么是对,什么是错,一切就像影片中耀军夫妇多次陈述那般:“还有什么是我们不能经历的?”他们跟自己的亲人、孩子告别,一生漫长,一生告别。

王小帅用极端克制的电影语言讲述着八十年代里耀军丽云这一对夫妻的痛苦,而在影片快要结束时,或许是为了给观影者的安慰,王小帅安排了大团圆式结局,耀军丽云夫妇选择了“让一切都过去”。

影片的结局引发了不少热议。有人认为是败笔,并不是每个影片都需要大团圆,也并非所有事在结尾时都需尘埃落地,让一切都过去。事实上很多事情过不去,当沈英明被身患重疾的春燕询问在“那件事”发生后是否还有联系时,沈英明说,“我去找过他们,他们对我也挺客气,就是没有可说的了”。

《地久天长》中,最让我印象深刻的两个地方都没有台词。一个是耀军丽云夫妇抱着命悬一线的儿子冲向急救室,这时镜头慢转,我们看到被一面墙分隔



受折磨。关于耀军丽云夫妇对危在旦夕的春燕的原谅,关于收养的刘星长大后重新回到父母亲耀军丽云的身边,关于茉莉的献身,都让一部分人不理解。

奥森·韦尔斯(Orson Welles)说过:“大团圆结局依赖于你在哪里停止你的故事。”我更认为大团圆式结局是耀军丽云夫妇所想要的。时间总能带走些什么。无论是经历了丧子之痛还是在阔别多年后,与曾经的老朋友见面,影片中多次出现了他们的回答——我们都挺好的。这种“烂好人”式的想法与耀军丽云的性格一点也不违和,他们已经不想以微薄的力量去抗争什么了,“他们身上充满了不可抗的逆来顺受”。

就如王小帅所说:“电影越娱乐,现实越残忍”,大团圆式的结局或许在现实生活中少有,那就在电影中留下一点期待吧。毕竟生活那么艰难,总要有点念想活下去。影片名《地久天长》,其实更像是王小帅留给现实的一个美好的祝福。

小小说

原载醴陵《开卷有益》

十二个金块

张寒寺

走私犯的神色有点儿紧张,虽然不是第一次,但这次的量如此之大——十二个金块。要是被海关查到,账面上的损失和名声上的损失都会让之前的几票白干了。

“先生,请张开双臂。”安检员眯了一下眼睛,扬了扬手。走私犯抬平双臂,看着探测仪从手腕扫到肩膀,再从肩膀扫到腹部,然后,如他所料——警报响了。

“是皮带扣。”他解释说。安检员摇摇头,鼻子里哼着气说:“皮带一般不系在这么高的位置。”说着撩起走私犯的衬衫,一条高仿的鳄鱼皮带跃然而出,走私犯本能地收腹,试图绷出七年前的八块腹肌。“哦,对了,我中午吃的是猪肝,那东西不是含铁量高嘛,一定是吃猪肝吃的。”

安检员双手抱在胸前,看样子对走私犯心血来潮的幽默没什么兴趣:“东西确实在你的胃部,我觉得最好还是取出来看看。”

走私犯压低声音:“三七。”安检员往海关办公室的方向瞄了一眼,也降低音量回答道:“对半。不还价。”

外科医生看了看墙上的钟,他知道病人已经被完全麻醉了,不会听到他讲话,“你信吗?”

麻醉师抬起头:“信什么?”“这两个人的说法。说什么他不小心吞下两个水瓶盖子。”

“难保这世上没几个蠢蛋。”外科医生拿起手术刀,锋利的刀片上映出他锋利的眼神:“那个在外面等着的,是机场的安检员,他虽然没穿制服,但皮鞋我认得出来,是机场员工定制制的。至于这个——”他左手按住手术台上男子的肚皮,“他肚子里肯定有问题。”

麻醉师一拍脑门,说:“就是啊!我就说嘛,我们这个破医院偏僻得要死,竟然还有人来。”

外科医生眼神聚集在刀刃上,“不管是什么,切开就知道了。”

“一共多少块?”外科医生问。“十二块。”女护士看着这些带血的金块,咽喉有一种强烈的堵塞感。

“怎么分?”外科医生又问。他心里其实已有答案。“听你的。”麻醉师计算着病人醒过来的时间。

“我七,你四,她一。”外科医生吐出这个分配方案,语气不容拒绝。女护士皱了皱眉头,想表达一点儿反对意见。

“你要明白,给你一块只是因为你在哪里,恰巧。”外科医生微笑着说。

“这是从你胃里取出来的瓶盖,还好你送来得及时,要是再晚一会儿,搞成大出血,说不定连命都丢了。”说最后一句话的时候,外科医生格外加重了语气,他相信对方听得懂话里的威胁意味。

不过,听不听得懂都无所谓了,安检员和走私犯看着装在盘子里的两只瓶盖,恨不得把眼睛瞪出来放上去。

外科医生回到家,从包里拿出三个金块,交到妻子手里,说是病人家属送的,收好。他打开冰箱,想找一点儿好吃的,发现空空如也,说:“你怎么也不买点零食,我辛苦一天,回来吃什么?”

妻子半天没回应,低头拨弄着手里的东西,然后抬头说:“你自己不带了吃的吗?这三块费列罗,”她剥开一块递进嘴里,“嗯”了一声,“味道还不错!”

“什么?”外科医生的心脏似被人用力一攥,血压升高,慌忙取出包里另外四块,使劲捏了一下,一捏就软,不是费列罗是什么?可恶,耗了一辈子的胆子,就只偷了七块巧克力?

他正在怀疑到底哪个环节上了当的时候,手机响了,女护士发来了短信:医生,我辞职了。费列罗好吃吗?十二个金块我都收下了,别试图找我,你要明白,我已经不在那里。

